

語言性空而有功用

劉嘉誠

語言一般是用來指稱事物，或者用來成立自宗或遮破他宗，這些語言所具有的功用，無論是佛教或外道諸學派，大致都有相同的看法。只不過，語言的功用是否必須以自性有的語言為前提，或是說，是否語言必須是自性有才能有語言的功用，佛教或外道對此則有不同的見解，如龍樹在《迴諍論》中與正理學派的論爭，即是有關這方面的討論。

《迴諍論》中，正理派對空宗「一切法無自性」之主張提出兩難式的詰難：如果一切法無自性，則「一切法無自性」此語屬一切法亦應無自性，則不能遮破一切法之自性，如此則汝宗（一切法無自性）不能成立；如果「一切法無自性」此語有自性，則與汝宗一切法無自性之主張相違背，如此則犯自宗相違過。針對正理派上述的責難，龍樹就第二難提出回答：「若法因緣生則無自性，以無自性故得言空。如是，我語亦因緣生故無自性，以無自性故得言空。」龍樹於此明白指出，「一切法無自性」此語（語言）是因緣生故無自性，無自性所以是空，因此空宗沒有自宗相違過。其次，正理派的第一難，顯然與本文首揭之語言是否必須有自性才能有語言的功用之問題有關，正理派認為語言如果沒有自性，則不能有遮破諸法自性的功用，如《迴諍論》引述正理派對龍樹的妨難：「若此言語無自性者，則不能遮一切法自性，譬如無火則不能燒，無刀則不能割，無水則不能灑；如是，無語則不能遮諸法自性。」由此可見，正理派明顯是站在名言自性有的立場，認為語言必須是自性有才能有遮破的功用。

相對於正理派名言自性有的主張，龍樹則基於一切法空的一貫立場，對正理派提出反駁，龍樹認為即使語言無自性，也可以有世間功用，龍樹在《迴諍論》中曾舉兩種譬喻做說明，一是瓶衣喻，另一是幻化喻。先就瓶衣喻說明，龍樹說：「我語亦因緣生故無自性，以無自性故得言空。然譬如輿、瓶、衣等諸物，因緣生故皆無自性，惟彼法各各自有世間受用，能載運薪、草、土等，裝盛水、蜜、乳等，又復能防禦寒、熱、風等。如是，我語因緣和合而生，故無自性，惟世間受用。如是得言諸法無自性成。」龍樹於此引車、瓶、衣為喻，就像車、瓶、衣等雖因緣生故無自性，然而各自有載物、裝水、禦寒等世間功用；同理可知，語言雖因緣生亦無自性，然亦有能指、能立、能破等世間功用。

再就幻化喻來說，《迴諍論》第 23 頌說：「化人遮化人，幻人遮幻人，同理我此遮，其義亦如是。」上半頌舉幻化喻，譬如化人與幻人皆空，然化人（或幻人）於另一化人（或幻人）見有去來種種所作卻可遮止之，能遮化人（或幻人）是空，所遮化人（或幻人）亦是空，然有能遮、所遮之遮止作用。下半頌以喻合法，同理可知，「一切法無自性」此語是空，諸法之自性亦是空，然空無自性之我語，能遮止空無自性之諸法，因此亦有能遮、所遮之遮止作用。以上之瓶衣喻與幻化喻，即是龍樹針對正理派的第一難：「如果一切法無自性，則『一切法無自性』此語亦無自性，即不能遮破一切法之自性」所作出之回應。

本文以龍樹與正理派的語言觀，代表佛教與外道對語言的不同見解。要言之，正理派站在實

在論者的立場，認為語言必須是自性有，語言才能具有能指稱事物、能立自宗及能遮他宗的功用，龍樹則基於佛法緣起性空的立場，認為語言是因緣生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然語言雖自性空，卻有能指、能立、能破等世間功用。易言之，對於語言之功用，內外之見並無二致，惟語言之功用是否必須依於自性有之語言，則是內外空有之爭之至要所在。

